

北史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  
 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  
 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  
 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  
 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  
王長樂性疑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  
出為定州刺史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  
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  
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  
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為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  
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  
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豐遣使觀詮動靜  
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

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  
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子鑿字長  
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  
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  
攻信都鑿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  
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鑿斬首傳洛詔改  
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鑿王爵贈司  
空鑿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鑿反敗遂  
奔葛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

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  
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鞠  
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  
九年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  
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  
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朞  
親者為之三臨大功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總麻  
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

大斂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既殯之  
總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  
於始喪為應盡哀於闔樞黃門侍郎崔光宋弁  
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  
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  
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為若朞親三臨  
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  
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  
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



王薨朕既臨之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  
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  
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議以為不宜復哭詔  
曰若大司馬威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  
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  
諧將大斂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  
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  
從於卑舊為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  
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

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  
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  
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  
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  
此皆得任之其尸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  
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  
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謚  
悼王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  
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為



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  
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  
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  
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  
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  
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  
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  
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  
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

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為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  
特拜為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  
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為後太安於若為從弟非  
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  
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  
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在州貪恠及還朝  
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  
無所不致何可叙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

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為養息  
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為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  
為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  
州氏反詔琛為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既摠  
軍省求慾無厭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  
無所畏憚為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  
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  
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為鎮

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  
畏愛之薨於州贈太尉謚曰匡子延明襲宣武  
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延明乃減家財  
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為豫州  
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  
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團籍萬有餘卷性清儉  
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  
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  
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



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  
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為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  
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  
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  
甚得人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  
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  
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携新故人  
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  
延明受顥委寄顥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未喪

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  
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  
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  
筭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為之注皆行於世矣  
孫長儒孝靜時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  
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  
雍孟椒房生廣陵慧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  
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博聞之士為之師傅匠以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致誠勗出為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又以濟陽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誡之後禧朝京師詔以廷尉卿李冲為禧師時王國

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為之深為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為禧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

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邑食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常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

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何為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元弟禧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銍鼎朕恒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為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



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比纏疴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既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帝時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

曉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卧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芒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



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武禧憂迫謂  
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敘憶舊  
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  
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為諷已因解之  
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柏塢  
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  
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  
華林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  
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

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  
氣言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為逆謀會無所成但  
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  
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  
言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  
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絕其諸子  
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  
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  
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為之歌



曰可憐咸陽王柰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  
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  
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絃管  
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  
內太守陸瑋家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  
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  
與二弟昌曄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  
子竝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  
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出也翼容貌

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為咸陽王翼讓  
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為青冀二州刺史鎮郁  
州翼謀舉州入國為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  
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卿  
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為魏郡王後改封鄴  
王數為將領窺覷邊服介朱榮之害百官也樹  
時為郢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  
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  
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



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  
鵠許之殺白馬為盟樹恃誓不為戰備與杜德  
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  
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  
歔歔初發梁觀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  
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  
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  
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  
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

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為  
達野拔所殺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  
崔長謙赴鄴葬樹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  
尚書令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  
奔梁武以貞為咸陽王送景使為魏主未幾景  
反曄字世茂梁封為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  
字延和傲很凶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  
辱行人為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  
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



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禧誅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為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

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背雖美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出為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五匹然後為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

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為太傅齊天保初準例降  
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  
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  
圖讖有司奏當死詔竝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  
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  
軍孝文篤愛諸弟以幹摠戎別道誠之曰司空  
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  
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州刺史帝

親餞於郊誠曰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  
國得不自勵也詔以李憑為長史唐茂為司馬  
盧尚之為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  
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  
臨縱而不劾詔曰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  
闇於政理律外重刑竝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  
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  
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御  
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屏



左右誠之而幹悠然不以為意彪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謚曰靈王陪葬長陵子謚襲封幹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悖禮僣常詔曰妾於女君猶婦人事姑舅妾子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猷可付宗正依禮正罪謚在母喪聽聲飲戲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為岐州刺史謚性暴虐明帝初臺

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間謚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暉馳駟喻之城人既見暉至開門謝罪乃罷謚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殿其妃免官後除

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為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謚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諶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書介朱榮之入洛陽啓莊帝欲遷都晉陽帝以問諶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之諶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諶

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是以遷都議因罷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為其父靈王愛其弟謚以為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歷位司空太保太尉錄尚書事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謚孝懿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謚弟譚頗強立少為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譚弟讞貪暴無禮位太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為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為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又為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應門及令羽歸望其

稱効故賜如意以表心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為躁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孝文臨朝堂考羣臣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

通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偽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贇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懃謹夙夜數辭以疾今解卿長

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恭懃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為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為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鐘叔翻故不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



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  
自任集書合省逋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  
今降為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  
夫李彥卿實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元士又謂  
中庶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為  
中第初孝文引陸叡元贊等前曰朕為天子何  
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  
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叡對曰  
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名亦不

可得也帝大悅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  
人訟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為廣陵  
兄明為廣陵弟帝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  
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  
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誠歟宣武即位  
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司徒請為司  
空乃許之羽先淫負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為  
俊興所擊積日祕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  
徒謚曰慧子恭襲是為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

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陽王  
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  
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  
為太傅錄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  
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為大宗師進大冢宰中  
軍大都督大統中為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  
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  
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  
謚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  
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為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倣儻不怙孝文曰吾亦未  
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  
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或說雍待士以營聲譽  
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改封  
高陽後為相州刺史帝誡曰為牧之道亦易亦  
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故曰是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州  
微有聲稱入拜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



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侍  
中如故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  
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為宗師進太傅侍中  
領太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  
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  
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主歸第朝有大事使  
黃門就咨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雍以問侍中  
崔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為冀州  
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正請返私門靈

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  
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  
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  
衣綾錦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竝不得以  
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  
也詔雍乘布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  
朝晡侍講明帝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  
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  
引坐特優拜伏之禮摠攝內外與元叉同決庶

政歲祿粟至四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欲以為妃。宣武初，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踈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鵠自至宮內，料簡四人，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

推。自熙平以後，朝政褻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叉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謚曰文子，斌襲斌，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為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準例降爵為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



文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  
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  
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  
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宿衛左  
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墉  
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  
不食今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皇應德  
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  
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仰

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  
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  
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為改  
一字曰昔初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  
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  
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琬琢  
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  
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  
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之乏之秋何容方退後

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  
十數根帝時進繳遂住而賦詩令示勰曰吾作  
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  
就也時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  
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  
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責吾耳詔贈勰所  
生母潘氏為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侍中如  
故帝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  
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踈而兩竝

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  
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  
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  
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帝親講喪服  
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冲  
蒙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竝未習禮每欲令我  
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踈抑而不許頃因酒醉  
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御史中尉李  
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



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勳於是親勒大眾須臾有二大鳥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為人所獲勳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勳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勳為

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勳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為家人書於勳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豫勳內侍醫藥外摠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



議徐謩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謩便欲進藥勰以帝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為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獻文為帝請命乞以身代帝瘳損自懸瓠幸艱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以勰功為羣將之最尋以勰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齊

將陳顯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摠攝六師時帝不豫勰辭侍疾無暇更請一王摠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帝至馬圈疾甚謂勰曰今吾當成不濟霍子孟以異姓受付况親賢不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况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逸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



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  
詔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  
慳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  
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  
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  
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宮遏祕  
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為計  
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  
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

加斂襯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  
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  
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  
疑勰為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  
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  
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武不覺艱難禧曰  
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  
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  
患乂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



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含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芥之過勰上謚議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為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既葬帝固以勰為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

懇切帝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為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勰還朝初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等數人勰傾



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陽王禧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

自覽政時將初祭王公竝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志詔乃為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因是作蠅賦以喻懷又以勰為太師勰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為書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幸勰策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帝

不納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為三十卷名曰要略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搆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兇愎又肇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閭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明勰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賣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



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冤。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帝為舉哀於東堂，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鍾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

嗟痛為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為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節閔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劭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



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昌末  
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為安豐王  
延明所啓徵入為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為無  
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為  
文恭皇后子韶字世胄好學美容儀初介朱榮  
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  
仲明尋為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  
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為賊逼僧副恐不免  
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

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  
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  
而護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  
之魏室竒寶多随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  
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  
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  
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  
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慧政好儒學  
禮致才彥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剝



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竝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竝無遺焉或父祖為玉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于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乂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嘗與侍中彭城王勰竝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



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宣武覽政為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廷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厭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

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毋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嗷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荅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毀隧視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即茹皓妻竦詳既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綢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



北史列傳卷七  
三十五  
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  
王禧彭城王勰竝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  
高時惶迫以為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  
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  
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  
有禍敗之理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  
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  
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夜即收  
禁南臺又武貴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

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  
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  
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  
受之果為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  
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  
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  
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為庶人別營坊館於洛  
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  
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



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  
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  
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  
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  
皇宗悉令奔赴賜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  
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  
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輩姦令致此罪我得  
高麗婢當斂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  
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

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  
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  
不檢校夫壻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  
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  
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顥襲  
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為徐州刺史尋為御  
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懃明遠叱干騏驎等寇  
亂幽華等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  
以討明遠頻破賊解幽華之圍後蕭寶寅等大



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武泰傳為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尔朱榮入洛推莊帝授顥太傅顥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為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為顥所禽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屢尅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

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尔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顥自輟轅出至臨潁為臨潁縣卒所斬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閭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恒農楊曇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



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頊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為時人笑顥敗潛竄為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帝廣平文穆王懷哀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王悅鄭克華生皇子桃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為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為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體帝皆為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



墓一寫為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  
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  
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  
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  
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  
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  
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  
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  
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

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  
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  
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  
冲竝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  
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  
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為庶人置之河陽服食  
所供粗免飢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  
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  
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



陽賜恂死時年十五餘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曹公尚寢不為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累病數日死初帝將為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為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欽世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世光宋弁曰人生

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肥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為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世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孝武初為護軍將軍帝留



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  
遷中書監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荅愉  
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  
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  
趙郡李恃顯為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  
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為尼於內以子付  
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父無所誕乃表勸  
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  
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雋祖瑩邢晏

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  
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  
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  
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孝武攝愉  
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  
職求侍要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  
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  
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  
高肇謀為殺害主上遂為壇於信都之南柴燎



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為  
皇后孝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  
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  
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  
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携李手盡其私情雖鎖  
繫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  
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以面見至  
尊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  
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

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  
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  
彭城王勰甚器異之竝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  
內潤若天假之年繼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  
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  
和二年封孝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  
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  
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



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懾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懾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

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孝武笑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懾詔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懾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絕祆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



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眩誘生人致黃  
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  
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  
懌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  
竭力匡輔以天下為已任領軍元叉太后之妹  
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為义所  
疾义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义旨告懌謀反禁  
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  
焉懌以忠而獲諷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

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  
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  
下省懌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  
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  
懌之喪為之劈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闕自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  
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孝武崩乃得  
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倫倣儻難



測悅妃閻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  
荅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  
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  
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  
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  
別第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  
牀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杖妃乃下令禁斷令  
諸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病患百日已上皆遣  
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為

元義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  
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臨拜日  
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  
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  
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悅乃為大剉碓置  
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  
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及尔朱榮舉兵向洛悅  
遂奔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為魏主號  
年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覲侵逼



及齊神武既誅，介朱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為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金。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謚曰文宣子，賴與父俱奔梁，遂卒於江左。皇子恍年七歲，景明元年薨，就斂於華林棗間，堂葬于文昭皇帝陵東，後以增廣文昭后墳塋，徙窆北岡。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贍加以雅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於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遄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撓敗，實尸其闕。武宣孝以為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佗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鶴



鴿奢淫行喪雖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顛取若  
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  
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  
朱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問晚致  
顛覆習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  
親作輔時鍾屯詖始構牆茨之逼運屬道消晚  
扼兇權之手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  
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天人所棄卒嬰  
猜懼之毒蓋地逼之尤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

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竝  
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  
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  
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何遜

北史

外業樂天

樂天近鬱業不食志親天

良利全內代封勇亦分何

列傳第八

北史二十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弟子羅辰

羅辰曾孫仁之

尉古真

從玄孫瑾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王建

羅結

婁伏連 曾孫實

閻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粟

奚眷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為牙門將當魏神元時頗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來歸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桓帝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桓帝巨助晉氏操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邦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統

萬曆二十年刊

北史及傳卷八

國御衆威禁大行國無姦盜路有頌聲威武所向  
下無交兵招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晉皇扞  
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  
殃歲翦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姦  
黨猶逆東西狼跣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  
暴虐用將士鄴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  
各匈奴交刃千里長虵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  
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  
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欲求外救

朝臣莫應簡賢選士命茲良使遣參軍壺倫牙  
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韃等馳  
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存宸極輔  
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謨雄奮武烈承命會  
議諮論奮發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  
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勲亦攘功濟方州勲烈光  
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藩馮瞻鑾蓋步趾三川有  
德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  
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



惠主哀感歔歔悲痛煩冤載呼載號遠近親執  
奔赴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夫時晉光熙元年  
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熲於大邗掘得此  
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略附於傳操以穆帝  
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勲安樂  
亭侯衛崇衛清竝都亭侯衛沉段繁竝信義將  
軍都鄉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  
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  
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為桓帝所表  
授也六脩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  
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  
竝勇健多計桓帝竝以為將常隨征伐雄稍遷  
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未至  
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  
俱為左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雄澹並為  
群情所附乃與劉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而叛劉  
琨聞之大悅如平城撫納之欲因以滅石勒後  
為勒將孔長所滅



莫含鴈門繁時人也劉琨為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交通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為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喻遣之乃入參國官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含音訛或謂之莫回城云子顯昭成世為左常侍顯子題道武初為大將以功賜爵東宛侯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為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

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制題久侍頗怠賜死題弟雲好學善射道武時常典選曹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謚敬公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毋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為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道



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為陵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衆統之河西屬衛辰河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下衛辰怒叛攻庫仁庫仁伐衛辰破之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慕容垂圍苻不於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庫仁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

時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丁零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眷第三子羅辰機警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為意後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顯既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羅辰即宣穆皇后兄也顯既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強每謀逆羅辰輒先聞



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永安公以  
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子殊暉  
襲爵位并州刺史卒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  
曰貞子余頭位魏昌瘿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  
子仁之字山靜少有操尚粗涉書史歷位衛將  
軍西兖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  
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  
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飯  
冷菜衣服故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為詭激

每於稠人廣衆中或撾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  
言自眩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  
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  
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  
神武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  
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  
史敬重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  
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仁  
之伯乞歸真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寬和與物無



競未嘗言人善惡曾遇患晝寢有奴偷竊乞歸  
詐睡不見亦不泄之此奴走入蠕蠕方笑言之  
亦無嗔色獻文未除主客尚書孝文初位東雍  
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嵩字阿龍好周人之  
急與王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貧不能自達  
高事事資遣宣武時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  
疏黃河以通船漕授龍門都將歷年功不就坐  
流元曄僭立授大鴻臚卿子挑湯位終奉朝請  
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

引乙突等將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馳告染干疑  
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其  
一目不服乃免之後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  
侯明元初為鴻飛將軍鎮大洛卒於定州刺史  
子億萬襲古真弟諾以忠謹著稱從道武圍中  
山先登傷一目道武歎曰諾兄弟竝毀目以建  
功效誠可嘉也賜安樂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  
大人太武時改邑遼西公卒第八子歡襲諾長  
子眷忠謹有父風明元時執事左右為太官令



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  
之大檀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即位命眷與散  
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縮奏機要加  
陳兵將軍文成時拜侍中太尉封漁陽王與太  
宰常英等錄尚書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  
議還眷曰今去都不遠而旋敵必疑我有內難  
方寒雪宜更進前帝遂度漠而還帝以眷元老  
賜杖履上殿薨謚曰莊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  
武幹獻文時假節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至

求輕騎五千西入于闐無平諸國因敵取資平  
定為效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  
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方輿難之為妻元所  
害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稍遷太中大  
夫明帝時朝議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  
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慶賓遂拜  
肆州刺史時尔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  
惡之據城不納榮襲之拘還秀容呼為假父後  
以憂還都尋起為光祿大夫督鎮汝陰還朝卒



贈司空子瑾

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以國姓門資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娶其甥皮氏為妻由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中齊文襄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天保中累遷七兵尚書侍郎孝昭輔政除吏部尚書武成踐祚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竝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祕密由是朝之機事頗亦預聞後為尚書右僕射卒

武成方在三臺饗宴文遙奏聞遂命撤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為世所鄙有女在室忽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皮逸人瑾又通寡嫂元氏瑾嘗譏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郎不稽古構對令史云我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有賈彥始者儀望雖是儒生稱堪充聘陳使司徒戶曹祖崇儒文辯俱不足言將為當世莫及好學吳人搖脣振足為人



所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及位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瞋罵既居大選彌自驕佞皮子賤恃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弟靜忿而發之子賤坐決鞭二百配北營州初瑾為聘梁使梁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為宰相瑾出私謂人曰此公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為陳使主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

僕射鳴騶鏡吹昭復謂人口口二年當死果如言焉德載位通直散騎侍郎卷弟地干機悟有材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嘲笑太武見其効人舉措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攻冢地干為索所縊折脅而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郡公謚曰惠子長壽位右曹殿中尚書賜爵會稽公卒於涇州刺史古真族玄孫聿字成興性



耿介明帝時為武衛將軍時領軍元叉執權百  
寮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為涼州刺史  
涼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二千匹令染聿  
拒不受又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  
卒

穆崇代人也其先代効節於神元栢穆之時崇  
少以盜竊為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  
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  
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顯若知之雖刀

劔剗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  
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  
部顯果疑眷泄將囚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顧恩  
義將顯為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  
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與崇謀執道武  
以應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北踰陰山復  
幸賀蘭部道武為魏王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  
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  
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祕之及有司奏謚帝



親覽謚法述義不剋曰丁曰此當矣乃謚丁公  
初道武避窟咄難遣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  
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為春妾所識賊皆驚  
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院中徐乃竊馬奔走宿  
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  
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  
錄功臣以崇配饗崇長子遂留以功賜爵零陵  
侯後以罪廢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於侍中  
謚曰靜子真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救離

婚納文明太后姊位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  
孝文追思崇勲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真撰定碑  
文建於白登山真子泰本名石洛孝文賜名焉  
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  
獵四曹事後為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為定州  
刺史初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  
諫乃止孝文德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為  
恒州許之泰不願遷都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  
陸叡及安樂侯元隆等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



蹟為主蹟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發并肆  
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  
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喻逆徒示以禍  
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為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  
麾下攻煥郭門不克走出為人禽送孝文幸代  
泰等伏誅子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得還為太  
尉參軍事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  
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為兼通直散騎常  
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逐留弟觀字闡拔

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明元中位為左衛將軍  
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遺漏  
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太武監國觀  
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  
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色勞謙善誘不以  
富貴驕人太常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親  
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  
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謚曰文成  
太武即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殷勤以



為自道武以來佐命勲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  
子壽襲爵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  
風太武愛重之擢為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內  
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宜都王加  
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屢逢艱  
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先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  
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勲未錄臣  
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  
武嘉之乃求眷孫賜爵郡公輿駕征涼州命壽

輔景穆摠錄機要內外聽焉次雲中將濟河帝  
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謂壽曰  
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  
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為易收田訖可分伏要害  
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為  
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為證非虛言也壽  
信卜筮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京邑  
大駭壽不知所為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  
山惠保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



之太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景穆監國壽  
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自恃位  
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  
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  
妻竝坐共食而令諸父餽餘為時人鄙笑薨贈  
太尉謚曰文宣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為太子四輔卒子伏干  
襲尚隆北公主拜駙馬太尉卒謚曰康無子伏  
干弟罷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牢

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勲德之舊讓而  
赦之轉吐京鎮將深自剋勵後改吐京鎮為汾  
州仍以罷為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  
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罷請之前定  
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罷以吏人懷  
之竝為表請孝文皆從焉罷既頻薦升等所部  
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  
百餘人詣闕稱罷恩德孝文以罷政和人悅增  
秩延限後徵為光祿勳隨例降王為魏郡公累



遷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罷與潛通赦後事發  
削封為編戶卒于家宣武時追贈鎮北將軍恒  
州刺史罷弟亮字幼輔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  
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  
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孝文時除征南大將軍  
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  
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兇  
悖氏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  
之孝文從焉於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氏

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  
抑而不聞亮表卜為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  
大安徵為侍中尚書左僕射于時復置司州孝  
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  
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為冀  
州中正長孫嵩為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  
宜審推舉尚書陸叡舉亮為司州大中正後拜  
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為公時文明太后崩已  
過暮月孝文毀瘠猶甚亮表請上承金冊遺訓



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脩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羣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宇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冲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請稽之卜筮又以去歲役作為

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俱就若仍歲頻興恐人力彫弊且材幹新伐願待逾年帝曰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况朕承累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脩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分豈假卜筮移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嘗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



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帝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平津汎舟幸石濟亮諫曰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汗車輪帝乃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况洪河有不測之慮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罷預穆泰反事覺亮上表自劾帝優詔還令攝事亮固請久乃許之後徙封頓丘郡公以紹崇爵

宣武即位拜尚書令司空公薨宣武親臨小斂贈太尉謚曰匡子紹字永業尚琅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祕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二尚書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歷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稀造人門領軍元叉當權薰灼曾往紹宅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尚之及靈太后欲黜叉猶豫未決紹讚成之以功加特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因醉



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乃起除侍中託疾未起故免河陰之害莊帝立介朱榮徵之紹以為必死哭辭家廟及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為王給班劔四十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又恃封邑是獎國主臣坐待之不為動膝

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大將軍尚書令太保謚曰文獻子長嵩字子岳襲爵位光祿少卿平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正國子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衛監文成崩乙渾專權召司徒陸麗麗時在溫湯療疾多侯謂曰渾有無君心大王衆所望也去



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為渾害多侯亦  
見殺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薨子龍兒襲爵  
降為公卒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  
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名然而矜已陵物頗以  
此損焉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為國子助教弼辭  
以為屈帝曰朕欲敦勵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  
泥豈能相汙弼曰既遇明時恥沉泥滓會司州  
牧咸陽王禧入帝曰朕與卿作州督舉一王簿  
即命弼謁之因為帝所知宣武初為廣平王懷

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舍人卒於華  
州刺史謚曰懿翰弟顓有才力以侍御郎從太  
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泥陽子拜司衛監  
從太武田噶山有虎突出顓搏而獲之帝歎曰  
詩云有力如武顓乃過之後從征白龍討蠕蠕  
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殿中尚書出鎮涼州還  
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尚書文成時為征西大將  
軍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  
邊文成以顓著勲前朝徵為內都大官卒贈征



西大將軍建安王謚曰康子寄生襲崇宗人醜  
善道武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戮力捍禦左右  
拜天部大人居東蕃子莫提從平中原位相州  
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位亦通顯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箠有寵於昭成皇帝  
時國有良馬曰駟騶一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  
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箠聞而馳往取馬庫仁  
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箠箠碎其髮落傷其一  
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箠懼遂奔

衛辰及道武滅衛辰箠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  
舊臣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領  
禁兵後以為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寶於參  
合皇始初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還京  
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羣盜竝起斤與略陽公  
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宥  
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  
至大娥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為晉兵將  
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為鄭兵將



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簞長寧子明元幸雲  
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召入  
天安殿東廡下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  
坐朝堂錄決囚徒明元大閱于東郊講武以斤  
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先驅  
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又詔斤與長孫嵩  
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拜天部大人進  
爵為公命斤出入乘輶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  
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宋廢主義符

立其國內離阻乃遣斤收河南地假斤節都督  
前鋒諸軍事司空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  
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  
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  
中山斤自滑臺趣洛陽長驅至武牢遂平交豫  
諸郡還圍武牢及武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  
魏初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  
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武即位進爵宜城王仍  
為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



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城秦雍氏羌皆來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走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請因其危平之乃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禽之昌衆復立昌弟定為主守平涼斤恥以元帥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已乃舍輜重追定于平涼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將

娥清劉拔為定所禽後太武尅平涼斤等得歸免為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為公太延初為衛尉改為恒農王後為萬騎大將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以為不可帝不從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戶又以斤元老賜安車平決獄訟諮訪朝政斤聰辯彊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



親臨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觀襲爵太武曰斤西征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效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為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庭宣武繼世以緒弟子監紹其後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為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

常從左右登國初為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出為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即位念前功以為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叛明元假建前號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武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泚水死水為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為前鋒將逼滑臺兖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



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明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

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為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沉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為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



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為寇太  
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謚曰襄賜葬金陵長子  
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  
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為獵郎道武崩清河王紹  
閉宮門明元在外紹拘逼俊以為已援俊外雖  
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歸明元時  
明元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  
以為爪牙及即位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  
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動有

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執悅殺之明元  
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  
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  
怒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  
示慇懃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  
八明元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城  
王謚孝元賜温明祕器載以輜輶車衛士導從  
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  
賄賂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卒



明元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沒宜同穴能  
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遂合葬焉俊既為安  
城公俊弟隣襲父爵降為丹陽公位尚書令涼  
州鎮大將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  
財貨遂相糾坐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  
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  
仕慕容暉暉為苻堅所滅屈友人公孫眷妹沒  
入苻氏宮出賜劉庫仁為妻庫仁貴寵之同隨

眷商販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奉侍性端嚴明  
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武徵兵於慕容垂同  
頻使稱旨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  
典庶事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眾救平同進  
計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  
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  
內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  
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  
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明元即位



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竝理人訟又詔同與肥  
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  
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郡國  
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欲脩大嶺山通  
天門關又築城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嫉同得  
衆心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大事太武監國  
臨朝聽政以同為左輔及即位進爵高陽公冀  
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明元時典太倉事盜官  
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戮屈自劾不能

訓子帝嘉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  
於校閱家法修整為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  
殖財貨大興寺塔為百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謚  
曰恭惠屈弟原雅性矜嚴沉勇多智略明元時  
為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  
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  
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為將鎮雲中蠕蠕犯  
塞原輒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太  
武即位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為五



道遷尚書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為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萬弟頡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明元初為內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帝以為忠特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眾乏

糧乃築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人間為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囚乎斤猶以馬死為辭頡乃陰與尉春等謀選騎焉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赫連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援定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太武西征定以頡為援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武牢武牢潰又琅邪王



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  
郡太守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為王卒謚曰  
襄頡為將善綏士衆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  
惜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  
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內侮事難之  
間牧歛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  
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為  
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武由

是恨之岳獨恭慎脩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  
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  
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警於栢肆也賀蘭部帥  
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  
等聞之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尅詔岳  
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  
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為將有謀略士  
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  
郡置相州即拜岳為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



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時人咸冤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為立廟令一川之人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為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甯人也祖姑為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抗垂壯之還為左大夫建兄迴時為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其訐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辰破之為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



以為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  
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  
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阬之帝既而  
悔焉并州既平車駕出井陘次常山諸郡皆降  
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  
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尅士  
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  
寶衆於栢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  
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

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帝乃止  
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麟為主遂閉門固守  
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  
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  
視建而唾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太僕  
徙真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  
金陵人相內因利身妙賦平一百一十餘齋融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為魏附臣劉顯之  
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後賜爵屈蛇侯太武初



累遷侍中外都大官揔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  
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  
宮出入卧内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  
老賜大甯東川為私第別業并為築城即號曰  
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一  
十卒謚曰貞子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  
歷位四部尚書從平涼州以功賜爵帶方公除  
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柔玄鎮都大將  
卒謚曰靜陪葬金陵子敢襲爵位庫部尚書卒

子伊利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為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  
十三襲父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  
中山及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  
時為晉兵將軍并州刺史太武即位封廣陵公  
再遷光祿勳進爵為王後鎮統萬薨謚恭王子  
真襲降爵為公真弟大拔封鉅鹿子大拔孫寶  
字道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  
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



舊宅皆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為天下最後隨  
大都督源下邕討擊葛榮王師敗績寶被囚於  
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  
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  
榮笑曰婁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顧謂人  
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即其驗也寶  
遇逃者密啓賊形勢規為內應天子感其壯志  
召寶第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  
寶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

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為敵國  
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惡謝曰此作書  
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立敕寶與行臺長孫子  
彥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  
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  
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  
詹事寶為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  
靖謙恭以此為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間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尚華陽公主賜



北史及傳卷八  
三十五  
爵其思子與弟竝為上賓入八議明元即位為  
內都大官進爵為侯宜城王奚斤之攻武牢大  
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太武初復與奚斤  
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以功  
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太武將拜大  
肥為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  
兄初劉顯害帝梁眷知之潛使牧與穆崇至七  
个山以告帝錄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功使敷

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慕容寶以功拜并州刺  
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  
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  
興以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為魏附臣至跋以才辯  
知名道武擢為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  
筭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為尚書鎮鄴  
以破慕容德軍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討賀  
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為平原太守道武寵



跋於諸將群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炫  
曜於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豺  
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  
道武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灑北地瘠  
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勸勵令之  
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  
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後太武幸豺山校  
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群下僉言跋世居此祠  
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

三牲霧即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為幢將領禁兵道  
武之征慕容寶寶夜犯軍營軍人驚駭遂有亡  
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肆京師不安南安公  
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爾不然禍  
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窟咄寇南鄙題時  
貳於帝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  
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既銜之後有告題居處  
倨傲擬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



獷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為將以平當  
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為對明於  
聽察為人愛敬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  
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絕婚興弟平寇  
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唐小方等四  
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  
帝許之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  
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  
為姚興所留遙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  
及狄干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為慕而  
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李粟鴈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北粟少辯捷有  
才能兼將略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愛其藝能時  
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粟一介遠寄  
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粟性簡慢矜  
寵不率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肅  
笑唾任情道武即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



制勒羣下盡卑謙之禮自粟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為武牢鎮將為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都曹尚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咸藉股肱元桓穆之際王迹未顯操含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

忠以為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欵遂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從享于廟抑亦尚功世載公卿奕奕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尅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嶠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臨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顛沛察朱提之



變有日禪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  
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龔  
赫連昌摧宋氏衆遂為名將未易輕也庾業延  
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  
尤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建位遇既高許  
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罪與羅結枝附葉從子  
孫榮祿婁伏連問大肥並征伐著績策名前代  
奚牧和跋莫題賀狄干李粟奚眷有忠勤征伐  
之効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列傳第八

北史二十



侯爵第八

北史二十

列傳第九

北史二十一

燕鳳

許謙

崔宏

子浩

張袞

弟恂

鄧彥海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諱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



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  
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  
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  
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  
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  
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  
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  
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  
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

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  
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  
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  
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  
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爲二令人統之  
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  
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  
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  
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



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勲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擢爲代上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

武命謙爲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寶敗佛嵩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子洛陽襲爵明元追錄謙功以洛陽爲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謚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悅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



容暉爲黃門侍郎並以才學稱宏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揔庶事入爲賓友衆務脩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爲丁零翟劭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鷓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

內史所歷著稱立才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饑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揔機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旣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



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士逮于陛下應  
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  
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  
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  
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  
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  
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  
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  
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

科禁宏恣而裁之以爲未式及置八部大人以  
擬八坐宏通署二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  
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  
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  
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  
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  
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寒  
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  
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漢



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  
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於賓附之國朝  
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  
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  
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河王紹  
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  
財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  
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  
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

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詔徵之人多  
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  
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  
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  
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  
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  
人爲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  
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  
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



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

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廷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



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  
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  
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  
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摠覈天  
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  
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兔在後宮檢無從得入帝  
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  
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僕令王亮蘇  
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田都鄴大樂

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  
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  
漠之地人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  
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  
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  
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巧及蠕蠕必提挈  
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  
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  
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



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初姚興歿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

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謂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



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  
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  
裕伐姚泓欲沂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  
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  
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  
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  
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于幼乘  
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蹠之人  
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

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  
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  
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  
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  
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  
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  
勞兵馬坐觀成敗鬪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  
也夫爲國之計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  
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



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  
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  
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  
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  
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  
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  
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  
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  
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于泓又病衆叛親離乘

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  
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  
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伏便足立功劉裕挺  
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相玄  
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  
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爲國  
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  
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  
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



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  
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  
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  
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  
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  
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  
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  
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  
爲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復讎恥乃結蠕

蠕背德於姚擲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  
爲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  
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  
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  
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  
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  
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豐妖不自作漢書載王  
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  
卑人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



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南  
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烏滷池射鳥聞  
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  
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剪爪截髮夜在  
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  
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  
人稱之龍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  
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雅說不長屬文而留  
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

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  
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  
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  
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  
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怕有微疾而災異  
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  
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  
子並少其爲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  
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脩



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  
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  
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  
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  
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摠  
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  
下可以優游無爲願神養壽此乃萬代之令典  
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獻溫  
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

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  
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  
豈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  
武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  
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  
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  
寮摠已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  
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  
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邇安



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言  
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  
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  
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羣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於  
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  
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  
敬事陛下不幸令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  
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  
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  
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  
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  
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  
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  
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  
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  
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



南人長於固守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汭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爲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

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爲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策及有疑議召問焉



結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  
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性  
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  
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  
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  
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  
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  
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  
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

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  
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  
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  
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  
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  
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  
大潰神龜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  
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尚書  
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



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

在佗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慙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



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  
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  
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  
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  
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  
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  
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  
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  
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

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  
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  
不警豈不及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  
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  
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  
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  
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  
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羣臣至保太后前  
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旣罷朝或有尤浩曰



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

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



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公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穹廬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

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䟽食不暇精美帝為舉七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誦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疋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

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追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



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

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



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執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効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

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



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  
鄴琅邪王司徒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  
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  
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  
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  
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  
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  
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  
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

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  
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  
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  
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  
儻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  
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  
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  
聖策獨發非愚昧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平涼  
旣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



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  
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  
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  
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  
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  
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  
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  
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  
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其

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  
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  
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  
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  
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  
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  
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西河王沮渠牧犍內  
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  
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



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怕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爲純臣然繼父脩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

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右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關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



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詎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日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

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摠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爲已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摠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迴還後獲尚書



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  
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  
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  
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  
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  
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  
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  
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  
更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

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  
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  
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  
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  
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  
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  
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  
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  
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



剋帝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各千  
段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  
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  
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  
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  
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故事計之長者  
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  
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濶遠竟不  
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從豪彊大家充實

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  
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  
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  
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  
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  
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  
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  
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  
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



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  
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  
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  
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  
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  
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晉書  
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  
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  
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麤二年

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  
繼范享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  
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郟標素諂事浩乃請立  
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浩贊  
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  
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  
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  
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  
浩服受賕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



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  
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  
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  
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  
竒浩才能自以爲得婿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  
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氏  
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  
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  
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

數十人洩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  
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初浩  
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而  
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  
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以  
告館客馮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  
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  
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  
至是而族浩旣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自少至



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浩母盧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餽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

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



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謚傳子偃偃  
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  
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  
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爲世摹楷行狎特  
盡精巧而不見遺跡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  
南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  
行於世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  
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允集  
初宏父潛爲兄渾等誅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

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  
書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  
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  
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爲過於浩也宏弟  
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名歷位  
秘書監賜爵貝丘侯樂安王範鎮長安選舊德  
之士與範俱以徽爲平西將軍到將行樂安王  
傳進爵濟南公徽爲政悉存大體不親小事性  
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道義誨



北史列傳  
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蓋曰元公  
士類無不歎憤始清河崔寬祖駉適晉南陽王  
保避地龍右遂仕西涼及沮渠氏敗生歸之信  
宗每慷慨有懷東上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遣率同義使子  
寬送款太武嘉之拜寬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  
使與寬俱西撫慰初徵割諸京師未至而卒  
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謚曰  
元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

通款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  
來踈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  
以一子繼浩與浩弟寬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  
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峭地險人多寇劫而  
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矜  
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  
以給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  
之者無恨又恒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  
貿易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



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葬歛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內秘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爲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三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

大起衡至脩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爲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爲鉅鹿太守弟拙之逆敞爲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鐘字公祿奉朝請弟拙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



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鐘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胤辭訴累歲人士疾之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拙好學有文才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宏同郡董謚謚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謚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竝太守袞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選爲左長

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旣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



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  
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  
大意高今因其內讟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  
顯又從破賀納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  
石爲峯以記功德乃命袞爲文慕容寶之來寇  
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  
竭力難與爭鋒宜羸師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  
之參合遷給事黃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  
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剋

中山聽入八議拜幽州刺史賜爵臨涓侯百姓  
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荅晉將郗恢  
書失旨黜爲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初始以才  
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  
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  
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逞  
荅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闔門  
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  
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錄舊勳



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蓋文康公子度少有  
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大官度子白澤年  
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  
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鍾葵獻文賜名  
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  
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  
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  
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  
爲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解節請

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  
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  
白澤諫以爲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  
室而況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侍殿中尚  
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天  
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  
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脩臣敬朝議將依  
漢谷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爲虜雖慕德  
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覷



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  
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質玉帛之辰屈膝  
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  
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  
徒生虜慢無益墜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  
卿衮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衮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  
收中土士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  
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臯

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  
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  
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恂  
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爲當時第  
一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  
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臯侯謚曰宣子純字  
道尚襲爵坐事除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  
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  
父遺風代子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



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  
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  
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  
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有孝  
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  
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爲冀州刺史爵真定侯  
拒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  
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遣喻之曰吾與車騎

結爲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翼曰  
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佗役効命垂乃用爲河間  
太守後卒於趙郡內史彥海性貞素言行可復  
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爲著作郎  
再遷尚書吏部郎彥海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  
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  
策多是彥海所爲賜爵下博子道武詔彥海撰  
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  
例彥海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爲



尚書郎兗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  
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武疑  
知情遂賜彥海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愍惜焉子  
穎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  
諸文學撰述國書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  
太武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  
鹿百餘萬詣行所詔穎爲文銘於漠南以記功  
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爲侯卒謚曰文恭子  
怡襲爵位荊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  
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  
文武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  
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  
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  
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  
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爲政



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  
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  
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槩  
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袞才策  
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  
世著循吏家風良可寶矣

列傳第九

北史卷二十二

重公傳



7

